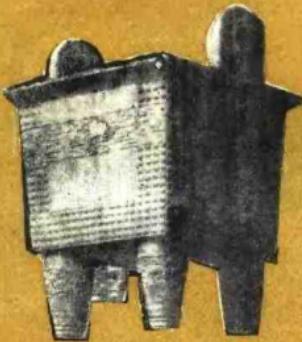


文史資料

第二輯



政协安阳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内部资料)

StB/MQ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安阳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 同仇敌忾赴国难 喋血战场谱新篇回忆
孙筱尚烈士 孙有谋 (1)
- 三十年代初，地下党在西司空小学
活动片断 孙永芬 (25)
- 特等功臣员宝山烈士
..... 赵麟阁 搜集整理 (31)
- 抗日将领扈先梅 吕何生 (36)
- 一支农民武装走过的曲折道路
..... 孙有谋 (39)
- 难忘的一次盛会 范致凯 口述 (50)
- 只身空拳入匪穴 赵麟阁 整理 (54)
- 孙文治巧斗敌顽二三事
..... 卢俊林 口述 (62)

- 星夜撒传单 郝生辉 (75)
- 记一次敌后宣传活动 张清海 (82)
- 奇袭敌伪炮楼 卢俊林 口述 (86)
- 奇兵智取置度炮楼
- 孙有谋 口述 (90)
- 大司空歼灭战 孙有谋 口述 (94)
- 北流寺阻击战
- 卢俊林 张吉庆 口述 (97)
- 还乡团在卢士旺村的暴行
- 卢俊林 口述 (107)
- 西梁村惨案 范致凯 口述 (114)
- 自卫队遇难脱险 鬼子兵逞凶遭歼
- 尹运保 口述 尹志刚整理 (119)
郭贵林
- 殷墟杀殉祭祀坑 张寅训 (122)
- 殷墟——小屯 张 栋 (126)
- 古代巾帼之杰——妇好 张 栋 (133)
- 漫话郊区古代文化遗址 张寅训 (139)

冯玉祥主办高级中等学校

-张 栋 (143)
龙泉花卉张 栋 (147)
安阳市郊区的药材生产张 栋 (153)
袁 林 (156)
寿安山堂索士英 (161)

填 空

- 南漳涧 (167)
汪家店 (167)
聂 村 (168)
霍家村 (168)
张 村 (49)
烧盆窑 (74)
四府坟 (81)

同仇敌忾赴国难 嘤血战场谱新篇

回忆孙筱尚烈士

孙 有 谋

在“七七”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回顾当年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华儿女，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奋勇赴国难，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我的兄长——孙筱尚烈士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孙筱尚，字希文，一九一四年生，河南省安阳市郊区南流寺村人（原属安阳县），一九三五年在北京交大参加“民先”，一九四〇年春，由安阳革命老前辈何高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何生前在安阳县党史座谈会一再回忆无误。但是，据张亚夫同志回忆孙筱尚同志是一九四一年入党）。南流寺村离安阳城二十里，

位于安（阳）水（冶）公路南侧，是万金渠灌溉区的中心地带。这里土地肥沃，是盛产粮棉的富庶地区。我家土地不多，家境平平，主要靠父亲孙尚志教书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父亲是我们这一带颇有些名气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毕业于汲县省立第五师范，长期在开封、安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他很关心儿子的学业，尽管家庭经济不宽绰，但仍尽全力供筱尚上学。筱尚也很懂事，他体谅父亲的苦心，刻苦读书，奋发向上，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令人瞩目的高才生。

一九三二年，筱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并考入了北京交通大学。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东北至华北，步步逼近，亡国危急日甚一日。面对着风雨飘摇的祖国大地，这个热血青年再也不能安心埋头读书了。他常以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来激励自己，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关怀着祖国的命运。

在地下党的影响和教育下，他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极为不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积极投入了党领导

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并参加北京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筱尚在火热的民主运动中得到锻炼，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筱尚在交大毕业。他放弃了到铁路部门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十一月，古城安阳沦陷。日寇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西梁村一次屠杀青壮年五十来人。在南流寺村将正在办丧事的李芳荣及其亲友多人抓住枪杀。类似惨案，时有发生，尸陈遍野，惨不忍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日寇灭绝人性的暴行，激起了安阳人民的仇恨，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孙筱尚、宋子美（西梁村人，北师大毕业，“民先”队员）等也积极投身于抗日洪流，筹划成立抗日武装组织。

筱尚为人正直，知识渊博，被誉为府西四才子之一，在青年中颇有名望。由他出面奔走联络，一批青年纷纷响应，他们自带枪支，组成一支抗日武装，定名为“抗日义勇军”。为了便于活动，他们到汤阴找商震（时任河南省

主席、三十二军军长），要求给以名义和供给。商震部出来接见的官员，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大加训斥，当筱尚以“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我们起来抗日有何不可”与其辩理时，竟遭到毒打，筱尚的近视眼镜也被打烂在地，最后被蛮横地赶了出来。这次亲身遭遇使筱尚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本质。从此以后，他就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党的组织。一九三八年初何幼琦、高其寿等人在南平村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孙筱尚主动前往联系。同年夏，当他听说八路军第四支队到了林县北部，就急忙同四、五个人赶往坎头村拜访了纪德贵司令员。纪德贵赞扬了他们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们团结各方人士，发动群众，在地方坚持抗日斗争。这次会见，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教育。

这时期，安阳西部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林安汤淇中心县委、四支队和河北民军中的抗日力量，在林县发动群众，组织救国团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敌后根据地开始形成。以张绍华为县长的国民党安阳县政府驻在安阳西南部山区岭头村。张绍华为了取得上层人士的

支持，拉拢了一批地方名流到县政府工作。我父亲也应邀当了县政府的秘书。当时，筱尚为借助县政府的力量组织抗日武装，他和宋子美去岭头找张绍华陈说宗旨，张也正需要有生气的青年装点门面。何况筱尚、子美都是很有才气的大学生。加上父亲从中周旋，终于使张同意建立一个名为“政治工作团（简称‘政工团’）的组织，辖属县政府，给养由县政府拨付。筱尚把抗日义勇军和县政府原民运组织的四、五十名青年召集起来，宣布政工团正式成立。他任主任，下设武装、宣传、民运、总务四个组，由郭磊、王灵雁、宋子美、郝永昶分任组长，从此开始了有组织的抗日活动。

政工团名义上隶属于安阳县政府，实际上与我党的联系非常密切。政工团刚成立，即由党派到国民党县政府工作的党员侯金鎔同志担任了与中共太行第四游击支队联络的任务，他经常奔走于岭头和坟头村之间，带回《新华日报》、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书籍及大量宣传材料。不久，中共林安汤淇中心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因驻在林县原康，又称“原康工作团”）也与政

工团取得了联系。县委组织盛振强多次到岭头找孙筱尚、宋子美等人谈话，对他们进行帮助，还对孙、宋二人参加“民先”的情况作了考查，确认他们是抗战前的老“民先”队员。这样，政工团不仅在思想上接受了党的抗日斗争纲领，在组织上、行动上也接受了党的领导。

政工团把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作为主要任务。他们几乎走遍了国民党县政府实际控制区域的所有村庄，按照八路军的宣传材料，向群众演讲，揭露日寇暴行，传播胜利消息，演出街头剧，教唱《救中国》、《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武装组和民运组还常在夜间深入敌占区和边沿区，贴标语、撒传单，召开群众和士绅座谈会，讲抗日道理，并动员群众砍电杆、割电线、挖壕沟，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敌人推行毒化政策，强令群众种植罂粟（鸦片），政工团提出“多种粮食，少种棉花，不种鸦片”的口号，向群众说明种鸦片的危害，号召农民用拖延办法抵制敌人的阴谋计划。对于带头种鸦片的地主、汉奸，则发动群众在夜间将其快

要成熟的鸦片打烂，予以惩戒，对迟滞敌人的毒化政策起了一定作用。

政工团成立时，部分团员从家里带来二十多支步枪，型号不一，弹药缺乏，国民党县政府一支枪也不发给。但他们凭着杀敌救国的爱国精神，数次参加正面对敌作战。

是年秋、冬，日寇纠集汉奸李英部第一路军两次进攻岭头村。国民党县政府官员闻风逃窜，政工团与保安队却迅速占领山头，时敌进行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保安总队司令魏洗尘临阵脱逃。一部分保安队员也都跑散，只有政工团的几十人配合保安二中队李丙跃的队伍，坚守马鞍山制高点，奋勇作战，接连打退伪军数次冲锋，敌终因伤亡惨重被迫撤退。一九三九年初，政工团派出武装，协同九十七军铁路破坏大队在洪河屯附近爆炸袭击敌人的列车，炸毁机车一台，使日寇的铁路运输一度中断，给了敌人沉重打击。

政工团的抗日活动越来越活跃，影响日益扩大。张绍华却随着国民党政策的变化收起了抗日旗号，露出了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真面目。他对政工团听八路军的话，按八路军的办

法活动非常恼火，始于干涉限制，继而派亲信从内部控制。当这些手段都无济于事时，就暴跳如雷地对我父亲和哥哥筱尚大加“训斥”，并在一九三九年春宣布“政工团查无编制，予以解散”。筱尚同志立即让侯金鎔去向林安汤淇中心县委常委何高民同志汇报。何高民同志说，抗大一分校已经到了山而屯留，政工团中愿意抗日的同志，欢迎他们到抗大去。大多数团员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经一二九师第四游击支队介绍，由侯金鎔护送，宋子美、孙有谋、杨秀珍、孙宝英、李珍斋、齐星海、徐照禄、王灵雁、尹文正、袁世香、范忱挺等二十多人，分批去抗大学习。他们中大多数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后王灵雁同志在对日作战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未上抗大的一部分人，多数也经过不同的道路参加了革命。仅存在半年多时间的政工团，以坚决抗击日寇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群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一九三九年春、夏之间，孙筱尚在阎家庄创办了一所抗日联中，由他任校长。不久，我随八路军华北抗日民军部队来到林县，在林、

安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我奉首长命令，把我兄筱尚带到林县秦家坡与民军司令员朱程、政委闻允志会见，详细汇报了安阳城西一带的情况。朱、闻首长向他讲述了全国抗战形势和党的持久抗战的指导方针，并语重心长地说：

“要抗日，非抓武装不可！没有武装抗不成日。你只有在地方上搞起一支武装，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这次会见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和启发。他下定决心按照朱、闻首长的指示走武装抗日的道路。

他回到阎家庄就向宋子美谈了朱、闻的指示，研究行动计划。岂知，筱尚林县之行竟被告密，张绍华大为恼火，立即撤销了他的校长职务。筱尚对此并不感惋惜，他对宋子美说：

“好，他不赶我们，我们也是要走哩。”于是，同国民党县政府张绍华之流彻底决裂，动身到流寺孙有富部队开辟工作去了。

孙有富是一九三七年后，在生活无出路的情况下，被迫拉起了一支小小农民武装。因对日寇烧杀奸淫的滔天罪行无比仇恨，并为了从日人手中搞枪支和财物，多次闯车站、抢洋行、劫汽车……孙的抗日行动引起了党对这支农民

武装的重视，先后派了孙有谋、孙筱尚、宋子美等共产党员到孙部工作。但孙有富多次出击日寇的行动，使日人既恼火又害怕，视孙家班为眼中钉、肉中刺，日寇纠合汉奸高安国、许金生、李英等日伪反动势力，几次进攻孙部，企图一举全歼之。由于孙有富的灵活战术和当地群众的支持，屡战屡胜，给了日伪军以极大地打击。孙有富在战斗中发展了队伍、改善了装备、扩大了地盘，孙成了这支武装的“杆头”。随着队伍的发展，一些旧军人、土匪、地痞也乘势卷了进来，派粮、绑票、骚扰百姓，使这支原来由穷苦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成份复杂起来。伍孙有富本人出身贫穷，虽是“杆头”，有浓厚的绿林气息，打家劫舍，做了一些坏事，可他尚能接受爱国家、打日本的道理，对日本鬼子非常仇恨，所以他又和一些惯匪许金生、李全章、赵金堂之流有一定区别，他的队伍也是可以争取和改造的。基于这种情况，孙筱尚和宋子美在一九三九年底毅然离开阎家庄联中，来到了郭家村孙有富的部队，一九四〇年四月，华北抗日民军转战冀鲁豫根据地，我经民军领导及中共豫北地委批准也到孙有富

部队工作。

由于孙有富单凭勇敢和义气行事，于一九四〇年五月误中日寇的奸计，被老匪许金生公开打死，时年仅二十四岁。

孙有富死后，他的队伍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日寇乘机纠合汉奸许金生、高安国、刘月明等部从四面八方围攻万金渠灌区，对南北流寺等村来了一次大洗劫，妄图一举摧毁孙部，迫使这一地区的地方势力伪化。在这危急时刻，中共安阳县工委书记张亚夫同志（化名老王）奉中共豫北地委指示来到南岭郭家村，与孙筱尚接了头，并在北河村主持召开了有孙筱尚、宋于美和我参加的党的秘密会议，详细研究了当时形势，制订了措施，决定利用孙筱尚与孙有富同族兄弟关系，及筱尚在孙部万金渠一带上层人士中的影响，由他出面（不担任职务）掌握队伍，迅速控制领导权，将这支武装逐步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在斗争策略上，根据形势，由公开的抗日斗争旗帜，建立以地主武装名义出现的自卫组织，争取万金渠灌区中上层人士的支持，利用这里的人力、物力站住脚跟，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

会后，孙筱尚和宋子美向孙部军师、分队长及地方士绅提出了改组建议，他们考虑这样符合自己的利益，一致表示赞同。遂将这支没有名号的队伍命名为“安阳县万金渠水利自卫总团”，总团部设在东梁村，在流寺、曲沟、大坡、车村等重要村镇设立局所。部队经过初步整顿即分派到万金渠沿岸村庄驻守。为了有利于工作，筱尚与张亚夫等同志研究，选择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贫农木匠孙有运担任了自卫总团团长。事实上，筱尚是这支部队的负责人，人们自发的以大队长称之。宋子美人称“先生”（“参谋”之意）。他们颁布了不准欺压百姓、不准强奸妇女、不准抢夺财物等禁令和处罚办法，严肃了部队纪律，要求各分队、局所严格执行。为了防止乱向群众征收粮款，制定了摊派征收办法。摊派征收统由总团财物处经营，分队、局所不得擅自摊派。自卫总团还建立了预决算制度，任何人不得胡乱开销，从而减轻了群众负担。经过这些措施，稳定了军心和民心，克服了混乱局面。

为了进一步加强领导，控制这支武装，县委书记张亚夫同志以给孙筱尚当“护兵”的